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志銘

詹仰之墓志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

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子友吳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峴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

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益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邪。

葉縣丞蘇君墓志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第。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

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資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額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群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

太學生女四嫁劉侶陸瑤徐侶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庇其牧政家有牝駮克奮其武遂若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歸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諱永大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

三雷震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
學生讓幼女四曾孫男女十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
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墳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
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
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
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者數世矣由湖州
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君兄弟行也府
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
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
江海之壩高仰脊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

水遠近通渠置埭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
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
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
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後屬數千人
如數十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
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不可田無
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
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畷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
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
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

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跡。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荏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徃徃嘆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湏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穎。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絕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頽頽。才無不可。實明晦之終古。鴻鹵黍稷。儼儼有萬斯祀。

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亦多隕命。亡國耗爲衛所之世襲。常不替富貴。淫溢所謂長。

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為縣諸
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
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
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
無庫癸之呼江北離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
千兵扼京口聞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
者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於文也而以武終其
身夫乃非其志乎 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
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
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

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
法子婦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
十一子男三長即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
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
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三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
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
廷寵無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岷
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為百夫長載其闕閼以克世享介而乘舟

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
廼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
永違海沙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志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
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大父諱鐘
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
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
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
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嘆曰魏知事脩謹真

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
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
幕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
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
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即公
所飲酒眠館致殮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
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
公則徬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遠大浦
多湖灤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
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

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園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已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

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適顧夢穀晉驢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績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早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銘

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間惟公仲文精善利道
萬畝治昉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
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鮮其茂共此茲根
有魏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
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
田積居家至不貲翁長子早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
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

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夷
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
子弟君於其間侃侃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
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廼陞爲
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
戎衣執索韃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
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既竣事南還丁外
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内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
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 天子仁聖稽古右
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日月之

所照莫不賓貢奇琛瑋寶呈表恠麗絡繹於館候無
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
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
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
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
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
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
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
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適耕翁以

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
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
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
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爲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
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優
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由歷
二艱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
遺後賢我爲銘詩刻其玄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取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赫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予於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亢厲喜自脩飭介介自將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史充几間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士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

事每過其精舍啜茶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子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嘆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初名艦故又字益舟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于斯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其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

言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迺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閣藏之部帙宛然封鏞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于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爲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游

國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志銘
處略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為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為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為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詞曷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蓋知名于黌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于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此痛惜之。君為人至孝，以衡州公卒于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高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悞，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群從昆弟，恩

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于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為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為文自若。間閣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為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為戲。六終無所介于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于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億公

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爲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于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于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即恭煥鄉進士次恭煥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恭煥暨女皆側室陸氏出孫男二人儉封儉妻女三人女

莊公賜葬在湓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爲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也先期恭煥恭煥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于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于天下爲名臣士必待于時耶佩玉鳴琚炫煌于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于後之人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曰世君之考埜爲博士蚤卒君少孤贅

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邁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叙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儵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

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今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容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

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歛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群吏會者數

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為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為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為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為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竒怪銘

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懺懺言蓋涉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星同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痾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瀉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皇贈刑部右侍郎大父諱文皇贈刑部右

侍郎父諱廣任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侍郎
微時始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之絕淑人夜燃燈火
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
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佯入以哺君張淑
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
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
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
人留岷山日闕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
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
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游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

論自幼傳公易學而於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
游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
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
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
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
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非拊
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
有三子男二邦柱邦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
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日不利權
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岷

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
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 皇嗣未生 天子不御椒
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
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群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
是時天下認認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
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繫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
於 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
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
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
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
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麗厥世云
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楸字子培其先出自郿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
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為嘉定人曾祖墻祖鎧
家世力田父汙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
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
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
舉士後得 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

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候官依阻山海徵召不
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帖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
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
二君皆吳產閩人以其美談甌寧李冢宰罷家居君
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
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
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
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
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
政不可撓也曠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

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
築新城樓櫓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
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山目山
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
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
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千餘
萬朝廷以空名敕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
其名齎敕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
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官長
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

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
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
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
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
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
之君即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
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
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
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
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篋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

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已嗚
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
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
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逖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整飛
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
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弘
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
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余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東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未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弊相與剝剝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爲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真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解於其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

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肖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闕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不

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興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閉錮之日而覬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邀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窳居海虞之橫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居尸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若干卷卒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鄉實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某

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
沴其志之存矣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
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
仲鑛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
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
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佺汝佺生崇僖自
定王以後至崇僖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僖生必俊必

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璫璫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天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

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泉我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子遺迤竇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

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
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
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
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執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織畝。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
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
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
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朝廷
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
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

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
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
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
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瘳。二
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
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翹枝。皆
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
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家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
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
也。吳興人惜之。某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

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鄉之興慕貴而圯黃門績文
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
令母頡頏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
睨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袞袞觀子循政式造其歸
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玄石以詒無窮

汝南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
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
不爲有司所錄徃徃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

爲大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
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
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
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啓攢與君合葬於縣
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
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
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
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
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
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

歸老文集 卷三十一 詩金
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尋卒先人井臼
之事身自為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
用志之分詩所與游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
如已友蓋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
歿每祭輒潛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
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
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
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
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
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

語良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
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
窮乎余聞君為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
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於縣
君為言縣令即日上狀白其寃取其人還其所全活
人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與者是為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景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
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內
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

統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為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撫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為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為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為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萊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某

毋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為親中表兄弟某少為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鴈行遂遂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醫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禴狀君行事而請某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

尚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
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并序

嘉靖十年 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
意 敕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
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颺卷為墨
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子衍慶
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
于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
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
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怡然人多樂與之
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

坐者皆歎息以為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
城西絕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了不
以官為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間五六年悽然如復
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
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
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為人孝友同母兄大楠
三為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菽水之奉大
夫人安焉事其寡嫂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
夫婦之懽為攝令賑歲飢禦漳寇罷僭前支應有稱
于溫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
氏側室盧氏子男七人女一人孫男三人沈氏世宦
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紉薜荔兮時所弃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恚兮
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為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為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騫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

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已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已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且不幸不用於

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右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武宗忤佞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

大要以主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
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
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
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
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
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
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
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嘆
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

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
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
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
崑山人君諱可熊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詒父
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
西搗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
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

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即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吊往還未嘗失禮構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住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產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間喜賓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鵲鴿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媿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

人有少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宦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出執瓚執瑁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柩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

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官有聲秉憲揚楚實庀其兵誓山流寇
辭婚逼王 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
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立園書此玄
石俟後之賢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四日卒高年六十有八
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
某月日葬予於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
請銘予辭不獲廼叙而銘之叙曰君姓王氏諱璫字

邦獻其先居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峰者
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峰生福
源福源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瓖瓖生鄉進士鑑鑑
生璋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
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
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于京邸君弱
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
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減耗盡矣自儒者皆自執
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此廢學凡六
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

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躄躄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以求于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以事其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閭閻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於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顏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

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牧之良奧，生牂田之頻。突生鶉維，忠與孝後有憑。三世儒書，今其興。

建安縣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

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教爭自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伉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不能歆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督之揚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帖帖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它縣糴者

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紿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塗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魏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爲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嘆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爲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

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清苦
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
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
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生三男升
晉泰升晉皆蚤世後孺人李氏生三男鉦金銓鉦庠
生女四適左恕鄭譽庠生張激王棟孫男四學禮應
麒學詩庠生學易女三曾孫男二鉦曰吾先人宦不
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
為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子子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

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呖也噫惟項涇之原有
古君子之墳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
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
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
今蒲華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
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
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
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

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
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
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 京師
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
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
性好賙卹人遂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
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
和絕不與人校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
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錄主司第其文最高學
者傳誦之卒償君所愿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

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
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 京師相見嘉靖四
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
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
痛兩人相聞皆悲慟也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
於漕渚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
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
何忍爲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撓也躬草萊兮安墳典也苦爲義兮
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蹇也逃閑野兮老閑樵也

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石可篆也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橘垂顆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為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字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願挾會東以為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

以傳父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錄事為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邀為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遠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

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遷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蒙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真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馬止江水泔泔有餘清茗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為狂生然與

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及為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為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為賈往往天下所至賈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斃斃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

之主而字之曰葉士真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
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
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
淚下裕每道此元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
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為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死於是焉生我為是銘可慰幽靈
其尚何恨

陳處士妻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
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 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

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
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即賓至酒醴
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
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願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
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
誓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
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
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
依倚為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闌闌中人
罕見其面尼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明尤數

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矐眊朦朦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娶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為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若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尤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

辭曰

二儀奠極自初有民陰陽配耦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為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恒王道凌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禋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允凱翼經無微不顯靡幽不呈鑄辭於石以繼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

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為治
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
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
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
每歲之冬即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
補紉饅饌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仍纖麗之服
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為宴會者曰飲酒非
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
以年貨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祿
養而教育其子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構危疾

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為婦以
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
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己家人度為櫬湏若
干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湏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
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
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
名後世夫豈為區區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
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
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無鼃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

言之亶亶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為人婦者之心也
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
良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
人其葬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 貶封亦以貴起來嬪陳
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裝自喜悲彼褊衣不能為
婢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
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

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
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
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
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
世恒以是為幸不幸相與為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
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為二千石而孺
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
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為之壻孰不為喜然孺人
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
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為諸生悒悒不得意

孺人與共勞苦有鷄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
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
先以死蓋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
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
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
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爲人疑重在父母側不問不
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
學業相過從即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林茗
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
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

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即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
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
給事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
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
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
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
堯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欵鳴
嗚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死其行獨而不祿
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爲紂石槨北方桓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趙大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 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

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鄭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元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岷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暉成化戊子舉人遥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某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爲漢卿書如此

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鑿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鑿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靳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衍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

刻于貞石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曆

誌并銘

公諱慶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魯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

稽勲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 詔下求言公上疏
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
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
日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
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為得焉
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碭縣令跪獻茶
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並有平江青鷺楊梅
樂民四珠池 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
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
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

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兵犬萬
計往來海中因以為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
池也蠻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項羅
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 國家之福
也乞 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
愕曰奈何為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
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僞空其地填以
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言僞不宜盡殺且
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僞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
公於廉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廉地皆

平生文集 卷之三 志銘
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叅議丁
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
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 郊廟覃恩進
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
盡出迎而公處守有詔 宗室惟 親王朝行在所
公榜 詔旨於省門 宗王以下視常加斂戢焉陞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
部下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
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
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

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
人以為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
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
作上疏懇乞致仕得 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
高御史刺浚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
公已去遂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
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而
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
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
公不板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

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
摧船者邪許之聲曰腰寧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
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
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
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
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
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
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燾女一許聘李延
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
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灑灑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
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竈考事撰詞識其日月
悲則有餘匪言能發竢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
昭垂穹石

亡兒翻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
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
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
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

曾孫余重念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為諱故名翻
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
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之書常自喜先妻
為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
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
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
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
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
之或以為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

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
傳徃_匕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
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
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
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
已白母為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為之感泣余與妻兄
市宅直已儺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
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
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死為之大哭

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
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
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
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
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巳酉往
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
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
視之兒見余夜坐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
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

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輦蹙甚苦蓋不聽兒言
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
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
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
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
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常時足不踰閭外而以旅
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
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危瑣拘畏常以為不可信其又
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
晦冥邪鬼鸛張神奸做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

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高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熒熒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稔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之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即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

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